

批林批孔八讲

林彪与孔孟之道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2001

417350

THE 2001 2001 2001 2001 2001

THE 2001 2001 2001 2001 2001



THE 2001 2001 2001 2001 2001

批林批孔八讲

林彪与孔孟之道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成都

批林批孔八讲

林彪与孔孟之道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3 3/8字数69千

1974年4月第一版 1974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3118·27 定价: 0.20元

(内部发行)

毛 主 席 语 录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目 录

- 一、“克己复礼”是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
纲领…………… (1)
- 二、“生而知之”的天才论是林彪阴谋篡党夺权的
反动理论纲领…………… (14)
- 三、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
劳动人民…………… (27)
- 四、林彪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
无产阶级专政…………… (42)
- 五、林彪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
争哲学…………… (59)
- 六、林彪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
阴谋诡计…………… (67)
- 七、林彪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
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81)
- 八、林彪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
朝…………… (93)

一、“克己复礼”是林彪妄图 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孔老二的“复礼”与林彪的复辟

批林批孔，必须以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指导，紧紧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林彪宣扬孔孟之道的内容很多，中心的一点是“克己复礼”，这就是他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所在，就是他妄图颠覆无

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集中在“克己复礼”这个问题上，反复批，深入批，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就认识得更清楚了，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的重要性就更明确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体会也就更深刻了。

为了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我们必须弄清孔老二为什么要强调“克己复礼”？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与林彪复辟资本主义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才能批深批透，肃清流毒。

首先讲一讲“礼”究竟包含那些内容。“礼”字本来的意义，是指殷商时代的奴隶主阶级用两串玉石放在一个盘子里，祭祀他们的祖先和上帝的仪式。到西周初年，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家周公（姬旦），就根据其主子的意志，把“礼”拟定成为一种具有法律性质的条文，作为束缚奴隶思想、压制奴隶行动和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一种政治思想工具。其中最根本的，是规定了奴隶社会里上下、尊卑、亲疏、贵贱之间的严格等级关系，以及随着这些不同的等级关系、彼此应尽的义务和应遵守的道德（“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集解》卷一）。例如：《周礼》一开始，讲奴隶主设立的官吏头子（天官冢宰）的职务时，就说：“设官分职”，是为了“以为民极”。这个“极”字，有人解释为房屋中起骨干作用的栋梁，实质上，“民极”就是作为人民的统治者的意思，即是说，设立官吏的目的，是为了统治人。《周礼》还规定了官吏应管理的各项工作和供他们剥削的各种奴隶的数目，如：膳夫（做饭菜的奴隶）、酒人（酿酒的奴隶）、浆人（洗衣的奴隶）、鬲

人（守门的奴隶）等（见《周礼正义》）。《周礼》还规定了“君”、“臣”、“父”、“子”等奴隶制的宗法制度和上下等级制度；规定了奴隶主之间彼此交往时应遵守的礼节和仪式。当时，奴隶主贵族祭祖先、祭天地、祭神鬼，以及婚丧、宴会等应举行的仪式与要求，也是《周礼》的内容。此外，在这种奴隶主阶级的“礼”中，还规定了奴隶主死后可以活埋奴隶，给奴隶主殉葬；还可以杀奴隶作祭祀的礼品，叫做“人牲”。《诗经》中有一篇题名《黄鸟》的诗，便是记述秦国的奴隶主头子秦穆公死后，被活埋的三个奴隶的悲惨命运。根据历史记载，同这三个奴隶一起活埋的，共有一百七十七个无辜的奴隶。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七二一年，距孔老二出生只有一七〇年。墨翟在批判儒家所主张的“久丧、厚葬”礼节时，也揭露了当时奴隶制那种“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的罪恶事实（《墨子·节葬下》）。这种奴隶制的残余，在解放前的旧中国都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总之，“礼”就是指西周奴隶社会的一切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社会等级制度。但是，这种“礼”到春秋时，已经行不通了，所以孔老二要强调“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据孔老二说，是殷商奴隶主阶级早有的东西。《左传》曾记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仁”是什么？“仁”就是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反动理论，是孔老二的反动思想的核心。有一次，孔老二的得意学生颜渊问他什么叫“仁”？孔老二便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老二还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他说：只要你一旦做到了“克己复礼”，那么，天下的人，便会心

悦诚服地接受你的统治。（“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孔老二为什么对“克己复礼”如此重视呢？这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所决定的。

恩格斯说：“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孔老二生活在我国春秋末年，正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大力倡导革新，向奴隶主展开夺权斗争，使奴隶制的旧秩序——“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在这些起义的奴隶中，声势浩大的是秦国以柳下跖为首的队伍，据《庄子·盗跖》的记载，他们是“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打得这些“诸侯”，即大小奴隶主头子，只能“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堡）”，躲在他们的乌龟壳里，不敢应战。由于奴隶的起义，削弱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新兴的地主阶级，也就乘机而起，与奴隶主阶级争权。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在公元前五六二年和五三七年两次瓜分了鲁国奴隶主头子——鲁公的土地，把鲁公变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在公元前四八一年，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陈成子，杀掉了齐国的奴隶主头子，自任齐国的国君（《左传·哀公十四年》）。在奴隶和地主阶级对奴隶制度的打击下，奴隶主阶级内部的互相吞并和斗争，也日益激烈起来。奴隶主一方面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奴隶的起义和新兴地主；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又相互争夺和并吞。例如公元前七百年，宋国的一个奴隶主宋督，便把孔老二的六世祖孔父嘉这个奴隶主杀掉。公元

前六九四年，晋国的奴隶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又并吞了“虢”和“虞”这两个奴隶制小国。总之，在这一场奴隶与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以及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相互斗争和吞并中，使西周初年所新建立的七十多个奴隶制国家和原有的一些“诸侯”（据《逸周书·世俘解》说：周灭九十九国，降服六百五十二国，使为诸侯），到孔老二时，已经只剩下齐、楚、秦、晋、吴、越等几个大国和鲁、卫、宋、郑等少数小国了。对这样的局面怎样认识呢？奴隶们是拍手称快，而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的孔老二，则认为是一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礼崩乐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无道”的时代。

面对着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孔老二就看不惯，心不甘。怎样改变这种局面呢？他就把殷商以来的老办法“克己复礼”搬出来，妄图把历史拉向后退。孔老二的所谓“克己”，从奴隶主贵族内部来说，就是要各人按照反映奴隶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周礼》，去克制自己的欲望，加紧勾结，以巩固他们的统治，掌握他们的专政工具；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来说，就是要他们按奴隶制的老规矩办事，无条件接受奴隶主统治，不准“犯上作乱”，不要造反，不要革新。“克己”的目的是“复礼”，就是复辟，就是恢复西周的“礼制”，即恢复奴隶制的规章制度。由此可见，孔丘的“克己复礼”，反映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不甘心灭亡，要与新兴势力作拚死斗争的反动意志，完全是一个反对社会改革、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西周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

林彪和孔老二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但是他们在反对社

会变革，主张倒退，搞反革命复辟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路线，他要推行这条路线，就必然地要有个反动的纲领，于是他就从搞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孔老二那里，把“克己复礼”这个破烂货搬出来，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元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林彪及其死党就接连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说古往今来众多的千万件事，只有“克己复礼”这件事最大。据《后汉书·李固传》中记载，东汉质帝被害，朝廷没有皇帝，太尉李固等联名上书大将军梁冀说：“今当立帝”，“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林彪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和“克己复礼”连在一起，多次地大书特书，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林彪再三再四挥舞“克己复礼”的破旗，决不是偶然的。当时，正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到处出现的时候。一九六九年，我们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但是，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失败的。林彪反党集团在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阴谋被中央挫败之后，贼心不死，仍然继续千方百计地破坏九大的革命路线，疯狂加紧进行反党阴谋活动，妄图颠覆

无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私自发布了他的“紧急动员令”，作为他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十月十九日，林彪躲在阴暗角落里引用《论语》中的“克己复礼”，连续写了两条字句相同的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一条自己用，一条赠给他的死党。他的死党心领神会，于十月二十三日以同样的字句写了一条回敬主子林彪，表示反革命的决心。一九七〇年元旦，正当全国人民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乘胜前进，以战斗的姿态跨入伟大七十年代的时候，林彪生怕他的死党对其反革命用心领会不透，第三次又写下了内容同上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林彪在这里连用了两个“唯此”，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而是别有用心地强调。这些事实，充分暴露了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已经迫不及待，急于把他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付诸实施的垂死挣扎的心情。革命导师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林彪这个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正是这样。

“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纲领的核心，在于“复礼”。孔老二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妄图复奴隶制的“礼”。林彪代表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妄图复资本主义的“礼”。

我们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热气腾腾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不断取得伟大胜利，林彪对此恨得要命怕得要死。在林彪看来，新中国的一切，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都不符合他们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礼”，所以他便顽固地要把“克己复礼”作为他们的头等大事。林彪所谓“克己”，就是要他的死党克制自己的言论行动，按照复辟资本主义的“礼”来约束自己，不要过早暴露，因小失“大”；要“注意隐蔽”，“遵守纪律”，一切服从于“复礼”，以便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在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就完全贯穿了“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一方面，他订出许多法西斯“纪律”来限制其反革命集团成员的言行，要求他们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卖命；另一方面，他还制订了许多反革命“法令”，妄图在他的反革命阴谋得逞后，用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建立和巩固其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

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正是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妄图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就是一场尖锐复杂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抓住“克己复礼”，深入地进行批判，就能进一步认清林彪这个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认清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这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孔老二的“正名”和林彪的“要设国家主席”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名不正，则言不顺”也是孔老二的黑货。孔老二有个学生叫子路，与卫国官吏颜浊邹是亲戚。孔老二这个一生想做官、复辟奴隶制的家伙，便想利用这个关系，叫子路为他活动，走后门到卫国去做官。子路就问他如果得着官以后打算怎么办？孔老二就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段话是说：他做了官，首先就要正名分，因为名分不正，讲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不能兴起来；礼乐制度兴不起来，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老百姓就会做出违反“礼治”规定的事来。孔老二为什么要提倡“正名”呢？因为当时奴隶制开始土崩瓦解，奴隶起义的烈火到处燃烧，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强大，天下大乱，奴隶主头子周天子的号令没有人听，许多代表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国君被打倒，一些代表新兴封建

势力的臣子却夺取了政权，成了国君，旧的奴隶制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被破坏了。站在奴隶主贵族立场上的孔老二认为，要挽救已经开始崩溃的奴隶制，必须先维护周礼。所以就提出“正名”的主张，企图用周礼的规定来纠正当时正在变革中的客观现实，使奴隶主贵族内部的关系不要搞乱，奴隶和新兴势力不再“犯上作乱”，不造反，大家遵守名分，奴隶制的旧秩序就可以恢复了。总之，孔老二的“正名”，就是要以奴隶制的旧典章制度来束缚发展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开历史的倒车，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幻想，是非常反动的。

林彪为了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急于篡党夺权，便从孔老二那里，搬出“正名”的破烂货，提出了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一九七〇年五月，他猖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指使其死党向党进攻，叫嚣他要当“国家的头”，“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他的死党更露骨地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为什么他们对“名”这样重视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名”后面有“权”，有“名”才有权。孔老二的“正名”，说穿了就是要夺回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失去的权力。林彪也看中了“名”后面的权，他认为有了“名”，就有了“权”；有了权，就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就可以实现他“克己复礼”的“大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反之，他林彪不当“国家的头”，就名不正；名不正，就指挥不灵；指挥不灵，就“复”不了“礼”，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就搞不成。因此，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

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林彪叫嚷“正名”，是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篡党夺权正是林彪“克己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林彪继承孔老二的衣钵，妄想倒行逆施地搞“正名”，搞复辟，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一切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的必然下场。

（三）孔老二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和林彪的“一律解放”

林彪“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他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狂妄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孔老二提出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是一种复古、倒退的反动主张。所谓“兴灭国”，就是要把西周以来被消灭了的奴隶主国家，重新恢复起来。所谓“继绝世”，就是要把失去了世袭禄位的旧奴隶主贵族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奴隶主头子重新上台，恢复其对奴隶的血腥统治。所谓“举逸民”，就是要把拥护奴隶制的没落贵族找出来做官。没有这样一批搞复辟的反革命分子，孔老二的复辟计划是不容易实现的。

林彪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想当“皇帝”，也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兴灭国”，就是